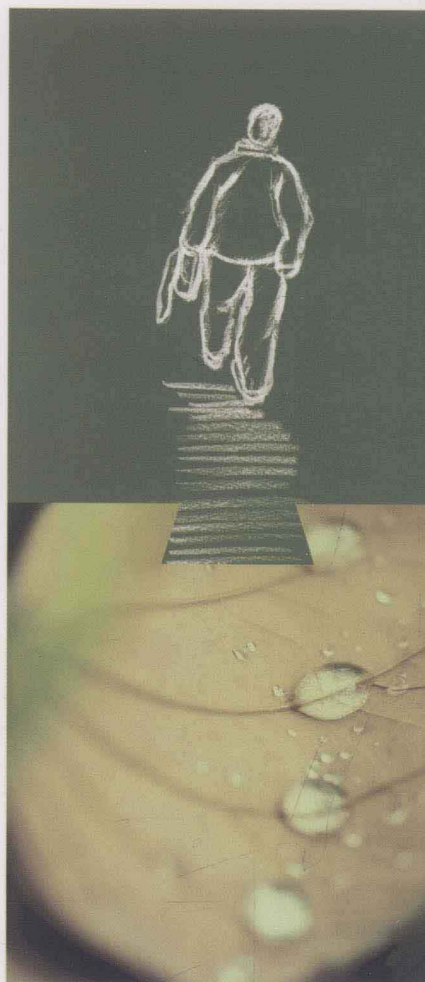


贺平 / 著

那些事
那些人
NAXIESHI NAXIEREN



 大连出版社
DALIAN PUBLISHING HOUSE

那些事 那些人

NAXIESHI NAXIEREN

贺平 著



大连出版社
DALIAN PUBLISHING HOUSE



© 贺平 201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那些事 那些人 / 贺平著. —大连: 大连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5505-0596-4

I. ①那… II. ①贺…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36367号

出版人: 刘明辉
策划编辑: 王海波
责任编辑: 金琦 檀月
封面设计: 林洋
版式设计: 天益图文
责任校对: 尚杰
责任印制: 阎骋

出版发行者: 大连出版社

地址: 大连市西岗区长白街10号

邮编: 116011

电话: 0411-83620416 0411-83621075

传真: 0411-83610391

http://www.dlmpm.com

E-mail: whb@dlmpm.com

印刷者: 大连美跃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各地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70 mm × 240 mm

印张: 13.75

字数: 192千字

出版时间: 2013年10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05-0596-4

定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从小我就有个文学梦，梦想着自己能够荣登知识的殿堂，折文学之桂冠。然而，造化弄人，阴差阳错，加之自己悟性浅薄，我渐渐地偏离了文学之路，走向商场，走进仕途，但内心对文学的渴求却从来没有停止过。

古人说，五十知天命。的确，历经几十年仕途风雨、商海沉浮之后，我更加知道要珍惜现在，珍惜每一个太阳升起的早晨，每一个鲜花盛放的中午，每一个星光闪耀的夜晚。

无意间，在整理东西时，我发现了自己以前的一本日记，里面记录着知青时代的大事小情、喜怒哀乐。说实话，有些人 and 事真记不清了，但日记里呈现的却是那样斩钉截铁，字字铿锵，让我忍不住去回想，去印证。也就是从那时候起，心中对文学的渴求再一次被唤醒，随即萌生了一个想法，我要将那些往事仔细梳理，用浅显的文字再现于纸上，撰写出那些奋斗拼搏的经历。

这本书从构思、执笔、修改到最后定稿有一年多的时间，在这几百个日日夜夜里，我手中的笔似乎跟着大脑重新经历了

童年、少年、青年、中年，重温了那些或喜或悲，或恬静安详，或惊心动魄的场景。现在，书真的要出版了，我似乎有了一种播种后收获的感觉。但真正的喜悦感，在书写的过程中我都已经真切体会到了。

之所以给这本书取名为《那些事 那些人》，也是“名不正言不顺”地借用了蔡琴的一首老歌，因为歌曲里面“往事一幕幕，似幻似真，有悲有喜，有爱有恨”的歌词，很像这本书里记录的那些人那些事一样，雕刻在我未曾虚度的岁月里。那些关心帮助过我的人，一次次温暖着我，滋养着我的正气与灵气，而那些给予我深刻教训的人，也一次次警醒着我，激励着我的大气与豪气。这些人和事最终都幻化成了生命里一场流动的盛宴，润泽着我继续前行。

从调皮捣蛋的童年到勤勤恳恳的知青，从忠肝赤胆的士兵到兢兢业业的警员，再到尔虞我诈、风云变幻的商海，这本书的七个章节拼凑起来就是我拼搏努力的前半生。希望那些曲折离奇的经历、繁杂世事的感悟、起伏跌宕的拼搏、刻骨铭心的教训，给看到这本书的人一点借鉴。如果看到此书的您，真的能从这本书中得到一点回味，那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目 录

山沟沟里的童年

大难不死，冲丢了一只胶鞋 / 002

玩冰车 / 005

大锅烩茧蛹 / 008

16个菜饺 / 010

蓝色油漆瓶 / 013

两位老师 / 016

挪蚕趣事 / 018

火葬场的一夜 / 020

一双棉胶鞋 / 023

采猪草 / 026

掏鼠洞 / 029

大字报里捉迷藏 / 032

大马家的大米粥 / 034

一个中学生的知青岁月

没能去读的中学 / 038

王蕊事件 / 040

卸下的骄傲 / 042

在朝鲜族朋友家养伤 / 044

支农的点点滴滴 / 047

巧合 / 049

基建队的记忆 / 051

没文化，真可怕 / 053

暑假里的电影放映员 / 056

被冤枉偷饭票 / 058

大兴安岭的军旅生涯

新兵入伍 / 062

逃兵 / 065

电池灯下的苦读 / 067

醍醐灌顶的清醒 / 070

战友，不要停下来 / 072

纯朴的信任 / 075

就这样，做了警察

- 继续深造 / 080
- 编写公安史 / 083
- 演讲以后 / 085
- 我的师傅老张 / 087
- 警察下跪 / 090
- 强奸未遂案 / 094
- 枪走火之后 / 097
- 一袋干馒头 / 100
- 刀疤 / 103
- 警察，妈妈 / 106

商海沉浮二十年

- 房子，家 / 110
- 上学路上 / 112
- 生命中第一次中奖 / 114
- 三战商海 / 116
- 伪君子 / 120
- 贪污是条不归路 / 123
- 没能陪你到最后 / 126
- 高速惊魂 / 129

- 开一家自己的酒店 / 132
- 群众的事是大事 / 134
- 17条“罪状” / 136
- 送礼 / 138
- 叫板 / 141
- 冲动的惩罚 / 143
- 试水办学 / 146
- “四句诗”交出来的律师朋友 / 148
- 长虑顾后 / 151
- 审计53天 / 154
- 去北京讲课 / 156
- 研讨会的收获 / 159

留在岁月里的记忆

- 没有上映的电影 / 164
- 看相识人 / 166
- 霸气与没落 / 168
- 比划出来的建筑 / 171
- 吸烟有害健康 / 173
- 尴尬 / 175
- 爱国者说 / 177
- 望子成龙 / 179

被熟人“相中” / 182

拿钱买命? / 185

来来往往这些人

警察与老板 / 190

三尺之地很生财 / 192

贵人姓赵 / 195

缘来是朋友 / 198

我认识的“老毕” / 200

上访 / 202

日本印象 / 204

微笑区长 / 207

后 记 / 210

山沟沟里的 童年



大难不死，冲丢了一只胶鞋

我的童年是在辽宁省北部的一个山区蚕场度过的，那是一个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地方，四季分明的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塑造了小山村旖旎的风光。这里以柞蚕产业而闻名，被称为共和国柞蚕的摇篮。

在我幼年时，正是共和国建立的初期，经济条件十分困难。当时为了发展中国的野蚕事业，省里选择了辽北的安家沟屯作为繁育柞蚕母种的基地，把我父亲从省农业厅调到了这里——辽宁省安家沟柞蚕总厂，担任厂长兼党支部书记。

我们家也就搬到了这个小山村，在这里扎根了。

安家沟很小，加上蚕场职工也就几十户人家，近百口人。听老人们讲，以前有个姓安的地主在这一带很有名望，算是比较富裕的大户人家，后来人们就按照安姓，给这里取名叫安家沟屯。

安家沟四面环山，春天的微风轻拂细柳，夏天的野花飘洒幽香，秋天的柞叶红黄辉映，冬天的雪花剔透晶莹，一条小河蜿蜒着穿村而过，特有诗情画意。这里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加上远离工业污染，因而被选作了柞蚕母种的繁育基地。因为柞蚕种卵若在幼小时受环境污染，就会影响蚕茧发育。

当时的安家沟柞蚕总厂，肩负着为辽宁全省和国内其他省份提供柞蚕母种的艰巨任务，柞蚕似乎成了安家沟的另一个代名词。

我童年的记忆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很多童年的往事随着光阴荏苒都渐渐消逝在时间里，唯独小学一年级拔豆茬的记忆依然鲜活。

那时我只有六毛岁，虽然没到“七岁八岁讨狗嫌”的年龄，但也十分淘气，被父母打更是家常便饭。后来，由于父母工作比较忙，也实在难以管教，父亲便与学校达成协议，把还没达到上学年龄的我送到学校读书，条件是如果能跟上就

读，跟不上就退回来。

就这样，我成了更刻公社中心小学一年级的学生。

学校坐落在更刻公社的中心，非常简陋，除了占地一万多平方米的操场，仅有一排平房，灰墙白瓦，大约有一百米长，容纳了六个年级八个教学班。

这里地处辽宁省最北部，冬天气温在零下三十多度，特别寒冷。而在那个经济活动少、信息比较闭塞的年代，学校基本上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冬天要用煤取暖，却无钱购买。

怎么办呢？学校决定组织勤工俭学，就是让学生在每年10月份，庄稼收割以后，每周腾出两天的下午时间，到地里去拔豆茬。豆茬是豆子收割以后留在地里的一部分根须。豆茬拔出来之后，需要把上面的泥土摔打干净，然后整整齐齐地码在一起，拿藤条捆好，再用木棍挑回学校，用作冬天生火取暖的材料。

拔豆茬是件非常辛苦的事情。上学之前我从来没干过，也不懂得戴手套，就学着大家的样子，徒手往外拔。坚硬的豆茬划得手上、胳膊上到处都是细小的伤口，但是大家相互比着赛着，拔得非常起劲。

一天下午，老师又通知大家去拔豆茬。

午饭后，我们从学校出发时，天空的云层很厚，但没有下雨。可拔完豆茬，雨点就急急地落了下来，伙伴们争先恐后背起豆茬往回跑。回去的必经之路上有一条河，叫寇河，属于辽河支脉。平时寇河的河面不宽，水也不急，但这次因为雨下得很急的缘故，让原本三十多米宽的河面迅速涨到了五十多米。

看到前前后后的小伙伴们都挑着豆茬蹚河过去了，我望着湍急的河水却害怕了，犹犹豫豫地不敢迈步。即使现在，我依然能够回忆起当时天旋地转的感觉。

天色越来越暗，闪电像一条火舌，时隐时现，响雷一个接着一个，风把四周的树枝吹得喀嚓喀嚓响，雨也越下越大，直愣愣地打在身上，很疼，很凉。

眼瞅着夜晚即将来临，实在没有办法的我，只好鼓足勇气涉水过河。当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河里时，心也如受惊的野马一般狂跳不止，直到最后没了知觉，晕倒在河里。

世界好像一下子陷入了黑暗，黑到我什么都看不清。没了知觉，没了意识，黑暗中好像只剩一股力量推着我走。什么时候醒过来的，我已经记不清了，只知道醒来后，自己就躺在河边上，豆茬没有了，脚上的一只鞋也没有了。

爬起来，我只能光着一只脚，一瘸一拐地往学校走，内心十分忐忑。豆茬被水冲走了，我拿什么交差？

回到学校，老师没批评我也没责备我，只是告诉我再遇到湍急的河水或者别的危险时，一定要请高年级的同学帮忙。然后他临时找了双鞋给我穿上，把我送回了家。

多年以后，每每想起晕倒在河里这件事，仍是心有余悸。时至今日，我依然不会游泳，对一切水上活动也不感兴趣，估计就是那次晕水的后遗症。

这件事在我心里留下很深的烙印，也让我明白，做任何事一定要有准备、考虑周全，遇到危险时不要慌乱，不要轻易拿生命去冒险。做任何事情，只有在把握好自己，把好坏情况都估计足以后，才可以采取行动。这些想法不仅是我总结的一个深刻教训，也成了我人生的一个信条。

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话，对我也算是应验了吧！

玩冰车

我居住的小山沟很美，山脚下的河水从村子里缓缓流过，早晨乳白色的轻雾悄悄把河面掩盖起来，远处的山也隐在雾里，像是披上了一层白纱，扭扭捏捏不愿意示人。记忆里的那条河，河面不宽，河水也不深，但却常年不断流，给小山村里的人们带来源源不断的快乐。

因为那次晕水的教训，我对水产生的恐慌心理短时间里很难消除，所以夏天的时候，其他小孩子们都到河里去洗澡、嬉戏，或者钓鱼，我却敢看不敢玩。但是有一个和水有关的游戏，准确地说是冰上的游戏，我总是玩不腻，那就是玩冰车。

上世纪60年代的东北，冬天异常寒冷，一进入冬季，村前小河的河面上便结起了厚厚的冰。交九以后，冰层逐渐增厚，冰面像镜面一样光滑，那是居住在这个小山村里的男孩子们最喜欢去的地方。

通常是在每天晚饭以后，一大帮小伙伴争先恐后地从自家的院里抱着形状各异的冰车聚集到河边，把冰车往冰面上一放便坐上去，仰着冻得通红的脸蛋纵车飞驰。玩冰车的方式各种各样，这给儿时的我们带来了太多的欢乐。

当时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冰车都是自己想办法去做。

先找四根木方子，两根八号铁丝线，把铁丝中间捋直，两端做成U形，分别固定在两个纵向木条的底部。然后再找两个圆木方，把钉子钉到木方里去，做两



我的童年

个钎子，就是滑冰车的手杖，功能相当于划船使用的两个桨。这样，一个自制冰车就大功告成了！

那时候几乎每个小伙伴都自己做这样的冰车，方法各异，所以看起来也是五花八门。有用粗三角铁做的，也有用纯木头做的，就是一根铁丝不放，只要磨得时间够长，摩擦系数减小，也能起到冰车的作用。

邻居家有个小伙伴比我大九岁，他在兄妹四人中排行老大，人长得也比较结实，我们经常一起玩。有一天晚饭过后，大家又一起到河边玩冰车。他率先拿着冰车来到高处，可是当他和冰车从高处滑下时，手杖失灵了，没刹住车，直接冲着我的冰车就过来了！

冰车翻了，我好不容易才做好的冰车，眼看着被他给撞碎了！

他爬起来之后，拍拍屁股，没有说一句道歉的话，反而满不在乎地看着我，眼睛里是满满的挑衅。

我生气地和他理论，几个回合之后，就耐不住劲动手了。结果，我拿着冰钎子抡来抡去，不小心抡到他的手上，当时就鲜血直流，他哇哇大哭起来。

我害怕急了，拿起地上被撞坏了的冰车就往家跑。

最后还是被追上了，随后他父母领着他来到我家。我们是邻居，大人之间很熟悉，他父母比较客气地把情况原原本本向我母亲说了一遍，当然是按照他儿子的说法。母亲叫我站在一旁听着，我心里虽然不服气，但不管怎样，毕竟是我把人家的手给划出血了。

母亲一直陪着笑脸，然后给那个孩子又是擦药又是包扎的。等他们走了以后，母亲面部就是晴转阴了，她拉长了脸，然后找来一尺多长的笤帚狠狠地收拾了我一顿。

从那以后我就记住了，跟别人一起玩尽量不要动粗，也不要和别人争吵，而要友好相处，这样才能别人好，自己也好。

这件事情对我触动非常大。大概是在冰车事件之后的次年春天，我和一些小伙伴到山上去割青草，喂学校的猪。当时学校规定每人要割两捆，可能是因为落

后了比较着急，有个小伙伴挥舞着镰刀割草时动作大了一些，一下子就割在了我的手上。

我的左手上部被划开一个三厘米见方的大口子，肉往外翻了出来，那可真是疼啊！我低声地呻吟着，然后看着流出的血染红了他的镰刀，染红了我的猪草，也滴在了我回家的路上。

由于记住了冰车事件的教训，这次我没有和小伙伴吵架或者动手。回家之后，母亲看见我胳膊上、身上全是血，心疼不已。她赶紧找了药布，给我进行了简单的包扎。

处理好伤口之后，没等她问，我就一五一十把事情的经过跟她讲了一遍。我看得出，母亲的眼里全是心疼，但她还是肯定了我的做法。

如今，我的手上还有这块伤疤，那个给我留下伤疤的小伙伴的名字我都却早已忘记，而一直让我铭记在心的是母亲的教诲。

随着年龄不断增长，经历不断增多，我越来越感觉到，儿童时代家长的教育太重要了。试想，如果当时不是母亲的一顿打和批评教育，我也不会学到处理事情的技巧，那就是做任何事情，在自己吃亏的时候要理智，在得势的时候也不能得理不饶人。